

中国国家地理  
CHINESE NATIONAL GEOGRAPHY

GENUINE  
SOUTHEAST  
GUIZHOU

# 地道風物

范亚昆 主编

黔东南

004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 PRESS

GENUINE  
SOUTHEAST  
GUIZHOU

# 地道風物

黔东南

00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道风物·黔东南 / 范亚昆主编.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086-6456-9

I. ①地… II. ①范… III. ①地方文化—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IV. ①K29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2715号

地道风物·黔东南

主 编: 范亚昆

策划推广: 北京全景地理书业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制 版: 北京美光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6456-9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mailto:author@citicpub.com)



地



道



风



物

出品人：陈沂欢 欧杰 马蕾

主编：范亚昆

策划编辑：许君达 黄绮媚 刘淑娟

责任编辑：马晓茹 许君达 黄绮媚 张刚

图片编辑：何亮靓 张律堂

实习编辑：张艺凡

平面设计：何睦

营销编辑：张林林

品牌合作：郭颖谦

出品：北京地道风物科技有限公司

# 目 录

黔东南：观察『净土之变』 范亚昆 004

## ■ 地

穿行于苗疆腹地 萧春雷 008

锦屏，侗族自此分南北 李昊 038

雷公山 子遗生物的避难所 陈旭 049

梵净山 苗疆走廊上的弥勒道场 覃妮娜 加贝 059

## ◆ 道

侗族大歌

『我将用歌声珍藏往昔的灵魂』 袁奎 069

鼓楼与风雨桥 从这里读懂侗寨 覃妮娜 艾可 088

侗家 后羿的后裔 艾可 100

苗族古歌 苗族的记忆与日常 申敏 吴妮 106

苗绣 针线中的宇宙 曾丽 113

黔东南苗银 天然成就的厚重 加贝 126

## ● 風

『枪手部落』的持守与变迁

来自芭沙的田野再报告 张晓松 旷惠民 139

龙额与『龙人』 李丽 158

肇兴侗寨 一线乡村纪事 袁奎 169

小黄，深山歌乡 潘年英 178

黔人故事 李岚等 185

## ▲ 物

无酸不成苗 黄菊 203

糯禾，饭桌上的图腾 吴再忠 221

你的黑暗料理 我的私房美馔 许君达 240

纸寿千年 雷虎 244

百鸟加持的苗家华服 雷虎 252

白领苗的蜡染 雷虎 262

GENUINE  
SOUTHEAST  
GUIZHOU

# 地道風物

黔东南

004



地



道



风



物

出品人：陈沂欢 欧杰 马蕾  
主 编：范亚昆  
策划编辑：许君达 黄绮媚 刘淑娟  
责任编辑：马晓茹 许君达 黄绮媚 张 刚  
图片编辑：何亮靓 张律堂  
实习编辑：张艺凡  
平面设计：何 睦  
营销编辑：张林林  
品牌合作：郭颖谦

出 品：北京地道风物科技有限公司

# 目录

黔东南：观察「净土之变」 范亚昆

## ■ 地

穿行于苗疆腹地 萧春雷

锦屏，侗族自此分南北 李昊

雷公山 子遗生物的避难所 陈旭

梵净山 苗疆走廊上的弥勒道场 覃妮娜 加贝

## ◆ 道

侗族大歌

「我将用歌声珍藏往昔的灵魂」 袁奎

鼓楼与风雨桥 从这里读懂侗寨 覃妮娜 艾可

侗家 后羿的后裔 艾可

苗族古歌 苗族的记忆与日常 申敏 吴堤

苗绣 针线中的宇宙 曾丽

黔东南苗银 天然成就的厚重 加贝

004 008 038 049 059 069 088 100 106 113 126

## ● 風

「枪手部落」的持守与变迁

来自芭沙的田野再报告 张晓松 旷惠民

龙额与「龙人」 李丽

肇兴侗寨 一线乡村纪事 袁奎

小黄，深山歌乡 潘年英

黔人故事 李岚等

## ▲ 物

无酸不成苗 黄菊

糯禾，饭桌上的图腾 吴再忠

你的黑暗料理 我的私房美馐 许君达

纸寿千年 雷虎

百鸟加持的苗家华服 雷虎

白领苗的蜡染 雷虎

139 158 169 178 185 203 221 240 244 252 262



# 黔东南：观察“净土之变”

撰文 范亚昆

新的一年，对于全球许多旅行者来说，中国又多了一个吸引他们的理由。2016年1月7日，《纽约时报》推荐了世界上52个最值得到访的旅游目的地，包括中国的贵州和杭州。关于贵州，《纽约时报》的推荐理由是“Authentic Chinese hill tribes without mass tourism — yet”（正宗的中国山地部落，尚未被大众旅游覆盖）。

“山地部落”这个词，与都市文明遥遥相对，天然涵盖了异域、遥远、纯净、原始、陌生等色彩，能够燃起无数人踏上旅途的渴望。

云贵高原边缘处的贵州，是中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被人们戏称“地无三尺平”。它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群山环伺，包括北面的大娄山、西面的乌蒙山、南面的郎山、东面的武陵山；腹心地带唯苗岭。这里世居着众多少数民族，苗、侗、布依、土家、彝、汉等民族在山中相安生活，互不侵扰。其中人数最多的两个少数民族是苗族与侗族，这两个民族基本集中在黔东南一带。早在1992年，黔东南就与西藏一起被列入亚洲仅有的两个“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最佳旅游胜地。后来，黔东南又被联合国世界乡土文化保护基金会确认为全球18个“人与自然保护圈”之一。当国内旅行者对黔东南还感到陌生时，此地已经有了众多国外旅行者的足迹。

一百年前的旅行者离开故乡时，随处可见参差多态的地域文化；而今，人们似乎只能在某些遗漏之处才能找到渴望的原始景观。“山地”就是这样的遗漏之处。“山排斥伟大的历史，排斥由它带来的坏处和好处。”20世纪40年代，法国年

鉴学派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对山地与文明的关系做过这样的论断。文明是城市和低地的产物，在横向上，文明的潮流能延展到很远的地方，但纵向上，一道数百米高的屏障，可能会阻碍文明传播达上千年之久。

在黔东南，恰恰是无穷的山地延缓了当代文明与旅游的步伐，造就了这最后的“净土”。几千年前，当苗族的祖先决定避开中原地区的敌对部落、开始宏阔的迁徙历程时，他们选择的的就是“排斥历史的山地”，从此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陡峭险峻之地成为自由的避难处——黔东南的苗岭就是苗族大迁徙路途上最重要的聚居地，一部分苗族停留于此，开始了他们的定居生活，“苗岭”二字也因此得名。这里的山地绵延无际，峡高谷深、不见通途。这是一次与世隔绝的定居，苗族排斥了山区之外汹涌不息的历史演变，用小聚落的变化缓慢的生存方式世代繁衍。所以，当其他地区进入当代城市文明时，苗岭一带许多村寨就像桃花源一般仍然留驻着过去的生活景观。

2001年，几乎一夜之间，黔东南的一个苗族部落扬名于世。人们惊讶地发现，在这个名叫“岜沙”的部落里，男人们挽着发髻、穿着古老服装，他们以武为荣，猎枪不离身，过着半犁半猎的生活。此次发现，缘于《华夏人文地理》杂志刊载的贵州人类学研究者张晓松的文章《枪手的部落——来自苗族岜沙的田野报告》，文章详细讲述了作者对这个部落长期深入观察的结果。作为当年新创刊的视觉类杂志，这次发表的岜沙照片也是对常规阅读的一次视觉挑战。随着这类关

注异质文化的人文地理类杂志开始在国内流行，一个新世界向读者开启——它以照片为触角，探寻着边远民族地区的文化景观，为读者呈现那些着古老服饰的人们真正的生活。这种景观，被媒体形容为“原生态”。

黔东南的景观远不止岫沙和苗族部落，这里同样是侗族与其他许多民族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多的摄影师来到黔东南，拍摄与记录古老的山地部落的生活。在此能拍到各族异乎寻常的服饰、纯粹而原始的手工艺、丰富的节日传统、神秘的祭祀场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作者、摄影师还是读者逐渐发现，拍摄的照片开始背离真实的生活，越来越多的场景掺入了“表演”的成分。

“表演”是因围观而改变、制造的景观。也许某个村寨在1980年就有了第一台电视机，但由于读者更欣赏异质、传奇的影像，电视机一类不在摄影师的拍摄范围之内；村民因在被拍摄、被观看的过程中有机会获利改善生活，便重点表现摄影者与旅游者所选择的场景。“看”与“被看”的对立下，“表演”成为一种双向需求，其间隐藏的真实岂止电视机——读者接收到的只是当地文化中一些碎片化、符号化的表象。这个过程拒绝理解，止步于猎奇。

2015年，当《地道风物》的采访团队深入黔东南时，我们发现，如果仍然执着于以往媒体的视角，将进入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拍摄以往那种纯净、原始的“原生态”场景几乎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这将对理解“正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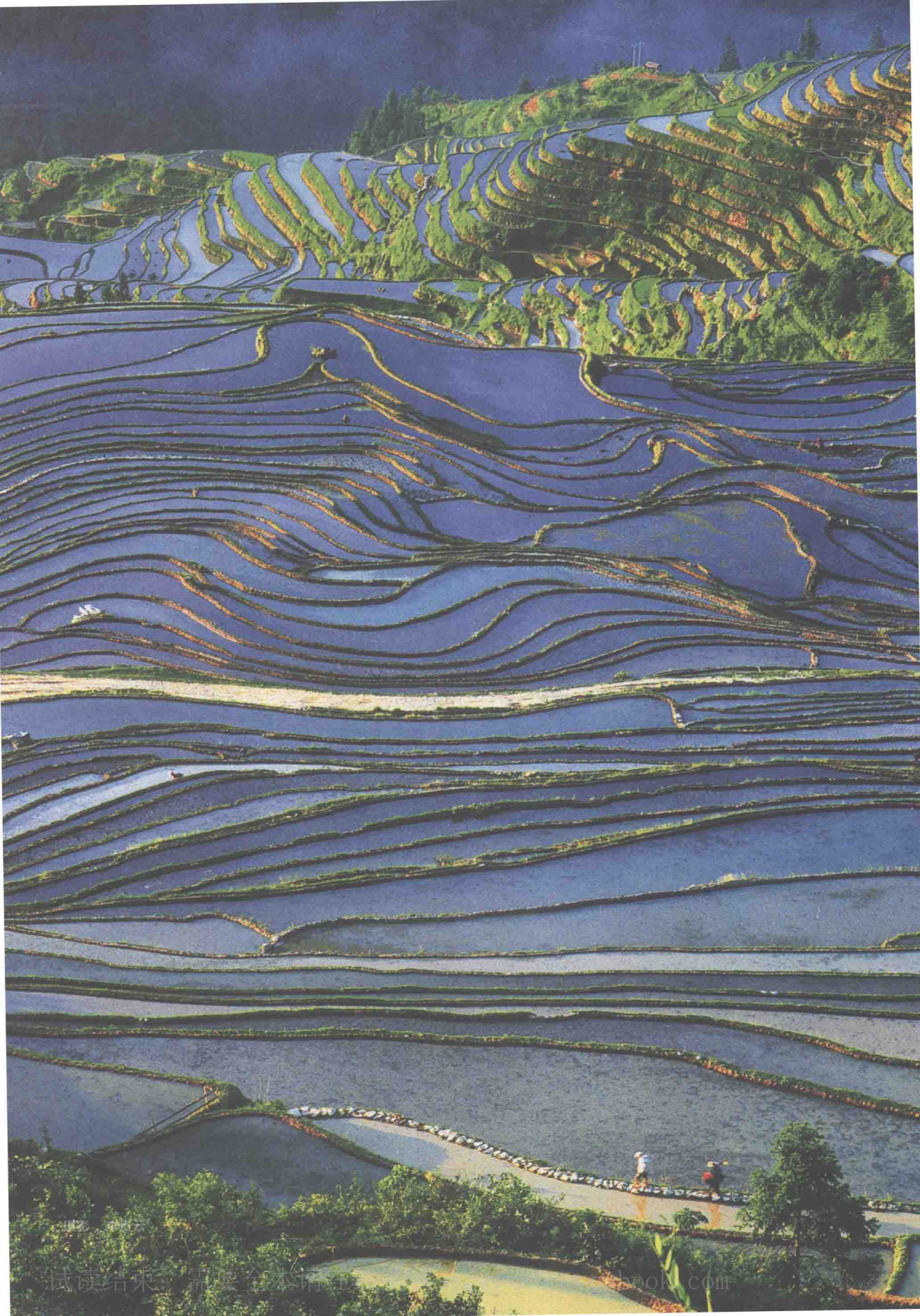
的中国山地部落”在当代的真正生活构成极大的困难。对于表现地方文化的媒体而言，猎奇式的观察视角已经走到了尽头，那个时代过去了。

的确，对于“净土”与“原生态”，人们常常期许为一种未被侵扰的、未曾改变的文化，然而大多数时候，这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为《纽约时报》推荐贵州的旅行者贾斯汀·伯格曼也在推荐理由中着重表明，新兴的高速公路已经改变了山地部落的交通格局，这里成为一个进出更加方便的古老地区。若对他提到的背景稍有了解，那么，对黔东南这样的地方怀有“原生态”的期许，恐怕总是要落了空的。但是，若断言一地因旅游发展、民俗表演的出现而无足观，那一定出于故步自封的片面理解。

与其说这样的地方已经不是原生态的净土，不如说，这里在漫长的年代里建立的人与土地的关系，还处在一种更加传统的秩序之中。那种在经年累月中小心翼翼互相予取的格局，暂时未曾被新世界全然改变，它看起来似乎新旧杂糅、真相难辨，其实时间与空间在这里经历了特殊的压缩集中，形成一种独有的变化节奏。

这种新旧秩序的交叠与变化，成为今天的黔东南真正的景观。

抛开猎奇式的围观，如何用“在地者”的视角观察一地的恒常变化，将是一个崭新的任务，也是一条长长的路。我们期待每个参与者在路途中看到更广阔的空间，从而获得对各地更加真实、丰富的沟通与理解。



黔东南

地

GENUINE  
SOUTHEAST  
GUIZHOU

# 穿行于苗疆腹地

地

撰文 萧春雷  
摄影 李贵云等

## 三江并流黔东南

黔东南有两个含义：一指贵州东南，是自然地理区域概念；二指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一个行政区域概念，包括首府凯里市和15个属县。黔东南位于云贵高原向湘桂丘陵盆地的过渡地带，地貌类型为低山丘陵谷地，山多林密，溪涧纵横。我的第一印象是，黔东南与福建的武夷山区、戴云山区类似，都是以河谷盆地、山坡梯田为主的稻作农业区。

“贵州70%的土地是喀斯特地貌，干旱和石漠化严重。清水江流域和都柳江流域是最大的一片非喀斯特地貌，青山绿水，是贵州自然条件最好的地区。”熊康宁教授说。他是贵州师范大学中国南方喀斯特研究院院长，专门研究喀斯特石漠化问题。在他看来，只要不是喀斯特地貌，就适宜人居。

“那么，为什么黔东南的发展比较落后呢？”

“我只能说，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黔东南条件很好，水热条件好，森林植被

好。”他说，“在南方其他省份，这很正常；可是在贵州，是难得的鱼米之乡。它为什么落后？可能是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历史的、社会的，或交通的。那里是少数民族地区，我记得以前去黎平坐车要两天时间。”

黔东南州有三条主要河流，平行东流：北部的潯阳河、中间的清水江流入湖南沅江，属于长江水系；南部的都柳江流入广西西江，属于珠江水系。表面看来，清水江与潯阳河更亲近，一路并行，同归沅江。其实二者差异很大。潯阳河流域有喀斯特岩层出露，作为湘黔道的一部分，汉文化很早就进入了这一地区；而作为苗瑶语族迁入通道的清水江，后来也积累了丰富的汉文化，却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

作为苗、侗民族的共同家园，在文化上，倒是苗岭山脉南北的两条河流十分亲密。北面的清水江是仅次于乌江的贵州第二大河，由黔东南州的都匀市进入黔东南州，横贯黔东南州腹部，汇集麻江、丹寨、凯里、黄平、施秉、台江、剑河、锦屏、黎平、天柱10县市的水系，东出湖南，流域面积广阔。南面的都柳江仅汇聚丹寨、榕

江、从江和黎平等县诸水，流域面积较小，最后南下西江。在这里，高大的苗岭并非阻隔，反而是连接两个流域的通道。

明清时期的苗疆腹地，指的就是黔东南清水江、都柳江之间的苗岭山区。这里至今散落着成千上万个侗乡苗寨。

我们落脚的乌东苗寨农家乐的窗外是碧绿的稻田、小溪，三四个赤条条的孩子正在嬉闹玩水。这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了。乌东是个大村，百余户人家坐落在山坡上，吊脚楼鳞次栉比，但空空落落，偶尔才见到一两个人影无声无息地飘过，估计很多人出外打工了。

乌东位于雷公山山腰，海拔约1300米，两条小溪在村前交汇，再跳下万丈高崖。村边有几丘水田，但多数梯田散落在村外很远。雷公山是苗岭山脉主峰、黔东南最高峰，海拔2179米，地处台江、雷山、剑河、榕江四县交界处，也是清水江与都柳江的分水岭。当地人称雷公山为牛皮箐，是雷公居住的地方。清咸丰、同治年间，苗族英雄张秀眉起义，席卷整个黔东南，最后败退到山高林密的雷公山，在乌东坡兵败被俘，被押送长沙处死。

从乌东到雷公山顶的公路很好，上山只花了半个多小时。山顶气候迥异，灌木低矮，山风呼啸，云雾湿漉漉的，仿佛拧得出水来。最高处是一片空地，有个水坑，也不知装的是雨水还是泉水，反正大家都说是张秀眉留下的水井。四顾白雾茫茫，一对脖子上挂着单反相机的中年夫妻说要等太阳，在风中瑟缩。我匆匆下山。

其实山腰才适合远眺。偶尔，强劲的山风把云层吹破，眼前豁然开朗，但见群峰

连绵，山谷旷远，屋舍、田畴与公路，像串珠一样散落在青翠的山间。阳光宛如魔毯，闪闪发亮，在林梢之上快速移动。袅袅炊烟，为这片高远的天地增添了人间的安详与温馨。

清水江南岸的雷公山区，深山长谷，深邃迷离，是明代生苗界、清代苗疆的心脏，也是清水江流域开发最晚的地区。如今，既然公路已通达雷公山顶，山川的神秘涣然冰释，吸引我们的，唯有生存于斯的民族和他们的文化了。正因为开发最晚，雷公山地区的苗族传统文化最为丰厚。

## 清水江：重要的苗瑶通道

“在国家力量进入以前，没人知道清水江。”林芊老师说，“徐霞客下河游过泳，但他不知道是清水江，在游记里称为龙头河。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只把剑河到锦屏这段河流称为清水江。原住居民的视野更窄，只知道他眼前的这一段叫作剑江、马尾河、鸡贾河、平定河、凯里河、重安江，没有整条河的概念。清雍正时期国家力量全面进入，才出现清水江全流域的称呼。清水江文化内涵很少。苗族、侗族有丰富的神话传说，但没有对清水江的赞美，没有母亲河的观念，甚至没有河神、水神。清水江是孤独的河。”

林芊是贵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主笔完成的著作《明清时期贵州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研究——以清水江为中心、历史地理的视角》，第一次全景描绘了清水江流域的开发进程。在他看来，清水江是很晚才被人们发现的一条江。

他的叙述让我想起，苗族是山地民族，他们关于山河的概念与汉族不同。汉族在平



广西壮族自治区

苗岭山脉的主峰雷公山位于黔东南的核心地带，它是一座分水岭，分开了黔东南的三条主要河流：北部的湄阳河、中间的清水江流入湖南沅江，属于长江水系；南部的都柳江流入广西西江，属于珠江水系。湄阳河流域作为湘黔道的一部分，汉文化很早就进入了这一地区。而作为苗瑶语族迁入通道的清水江，后来也积累了丰富的汉文化，却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明清时期的苗疆腹地，指的就是黔东南清水江、都柳江之间的苗岭山区，这里至今散落着成千上万个侗乡苗寨。



原盆地耕作，舟楫往来，河流是连接各个区域的力量，十分重要。苗族定居深山，远离大河，连接各村寨的是一条条山道。莽莽苍苍的苗岭，才是他们的真正家园，大山南北都柳江与清水江的民族文化景观，也因此连成一体。

在贵州大学清水江学研究中心，我采访了著名学者张新民教授。所谓清水江学，是以学术界发现的明末以来数万件“清水江文书”为基础，建构清水江流域文化的学科。张新民先生在这一领域居功至伟。他告诉我：“清水江流域现有的民族都是后来迁入的，苗族和侗族都不是原住民族。从考古的材料看，春秋以前，清水江流域的文化是从上游往下游走，战国以后从下游往上走。我们无法确认他们的族属，但显然是一种复合型文化，包括原住民族文化、南楚文化和巴蜀文化三种成分。”

我在探究黔东南地区现有民族的来源时却遇到问题。请教过几位相关学者，都不愿意回答，有位学者善意提醒我这个问题很敏感。我不得要领，只好阅读学术论著，自己慢慢厘清。黔东南地区的民族情况大略如下。

汉代北盘江流域有个夜郎国，是我们知道的贵州最早的地方政权，属于濮人、僚人。许多学者认为，今天的仡佬族是僚人的后裔。但夜郎国的势力似乎不及清水江流域。

汉唐时期，苗瑶语族生活在湘西武陵地区，壮侗语族生活在岭南，都还没有进入贵州。大约唐以后，苗瑶语族沿清水江西上，壮侗语族沿融江北上，两大民族集团在黔东南地区杂居，汉人闹不清楚，所以古籍里统称“百苗”“峒苗”“溪洞”。

明清以后，苗瑶语族族群逐渐分化出苗、瑶等现代民族，壮侗语族族群分化出壮、侗、水、布依等现代民族。

黔东南州如今人口460万，苗族占42%，侗族占29%，汉族占18%，然后依次是布依族、水族、瑶族、壮族、土家族等，各民族形成大混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苗族散布全境，但在清水江中游地区占据绝对优势；侗族主要分布在三条大江下游的黎平、天柱、从江、榕江、锦屏、三穗等县；汉族集中于凯里市和濠阳河流域的黄平、镇远和岑巩县。

黔东南许多地方流行一句民谚，“汉家住街头，侗家住水头，苗家住山头”，颇能反映三大民族的居住特点：汉族聚居在城镇，侗族临水而居，苗族深入大山。

## 濠阳河：汉文化进入苗疆

镇远古城就在濠阳河畔，河水蜿蜒，穿城而过，北岸为旧府城，南岸为旧卫城，均为明代所建，远观仿佛一幅太极图。城内有街巷、牌坊、亭台、楼阁、会馆、祠庙，对岸的青龙洞建筑群依山就势，翘角飞檐。在少数民族地区，出现这样一座浓郁的汉式风格城池，颇让人意外。但仔细一想，也不奇怪。

贵州在中国的位置，按古人的说法是“不内不边”“西南之奥区”，大意是既非内地，又算不上边疆，所以受到中央政府的忽视，变得神秘。的确，广西和云南边疆都更值得重视。偏偏早期内地通往云南的两条路都绕过了贵州，一条是成都经昭通到昆明的川滇道；另一条是宋代的湘桂滇道，很远，从湖南先南下广西融水、宜州，再西上昆明。不过唐宋时期云南在搞



黔东南清水江、都柳江之间的苗岭山区，山高林密、溪涧纵横，山间散布着众多苗族、侗族、水族、瑶族等村寨。图为黔东南山中的宰荡侗寨。  
摄影\_陆宇莹

